2022年11月17日，战胜北京国安之后，北海极驰所有的参赛球员拍了一张合照，最后一排右数第三人为俱乐部创始人姚军。 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
2022年11月17日，中国足球爆出史上最大冷门。中超豪门北京国安以5:7输给了一支县级球队泾川文汇。这原本是足协杯第二轮最没有悬念的比赛。

这支神秘的泾川文汇足球俱乐部来自甘肃东部泾川县，在足球界寂寂无名。在这次爆冷击败中超豪门之后，各类自媒体传言纷纷，称泾川文汇的球员来自外卖员、体育老师、保险业务员等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此战代表泾川文汇上场的球员均来自广西北海极驰足球俱乐部。借了泾川文汇的壳，真正实现逆袭的是北海极驰。

和泾川文汇一样，北海极驰也是寂寂无名的一个俱乐部，常年活在生死边缘。

借壳踢球

2019年冬天，姚军带着一支30人左右的青训队伍在广西北海进行冬训，没想到疫情来了，把他和球队困在了北海。

姚军1970年代出生于湖北武汉，曾经是职业球员，直到2005年离开绿茵场。后来他发现，自己只会干足球，“其他的事情干一件亏一件”。2013年之后，他先后在上海、河南做足球教练。

为了让孩子们继续有球踢，在一位投资人朋友的支持下，姚军在2020年就地创办了北海极驰足球俱乐部。命运无常，俱乐部从诞生之日起就遭遇足球寒冬，球队一直徘徊在解散的边缘，“每一天都很危险”。

多位球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每次看到姚军，他都在打电话，姚军的包里常年备着两万现金，“一没钱了，我就把通讯录翻开挨个看，看看还能和谁再借点”。

2021年，北海极驰在广西比赛遭遇失利，无缘中冠比赛。如果不打比赛，这些球员就会流失，因为“职业运动员不打比赛，相当于在浴缸里练游泳”。

借壳是一个曲线参赛的途径。姚军盯上了甘肃，甘肃过去几年一直没有派球队参与全国比赛，因此有空余的中冠比赛名额。如果能和甘肃当地的俱乐部达成合作，就能以甘肃球队的身份参与中冠比赛。

找到泾川文汇之前，姚军考察过甘肃很多地方，拥有注册俱乐部的地方并不多。如果要注册新的俱乐部又要花费一大笔钱。临近比赛报名截止，姚军之前达成意向的公司最终又没了音讯。

最终甘肃足协向他介绍了泾川文汇。

中国足球俱乐可以划分为四个等级：中超、中甲、中乙、中冠，中乙以上球队才会被视为职业球队，中冠则是业余球队。

中冠决赛圈共有16支球队，连续两年入围决赛圈的球队才可以获得足协杯名额。泾川文汇近两年来的成绩是15名、14名，刚好获得资格。

开赛在即，此刻北海极驰已经没有多少时间，姚军因此选择了泾川文汇，他的诉求很简单，“有球踢就行了”。

据泾川足协主席王臻介绍，按照双方约定，参赛球队的一切费用都是由姚军承担，球员每年至少在泾川训练一段时间，帮助当地推广足球，期间产生的费用由北海极驰承担。

北海极驰成了泾川文汇的幕后英雄，一位北海极驰的教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这几天泾川方面也给姚军打了电话，“希望能统一口径”。

有人对泾川文汇颇有微词，可是都被姚军挡了回来，“这是我们当初答应他们的”。

泾川文汇俱乐部董事长吕斌武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，这次战胜北京国安吸引了很多赞助意向，“可是除了我们当地的红牛苹果和牛肉，目前没有看到一分钱”。

流浪在路上

11月20日，在山东日照比赛结束后，姚军带着他的球队在济南歇脚，正在考虑下一个目的地去哪。

过去半年，球队一直跟着他四处流浪，“没有在一个地方住超过三天。北海、南宁、贵港、贺州、柳州、来宾、遵义、西安、银川、泾川、重庆、昆明、延安、武汉、济南、南京、镇江、茂名、贺州、日照。”姚军在他的QQ空间细数了自己半年来走过的地方。

事实上，他们也不总是叫北海极驰，为了让球队踢更多比赛，他们常常披上别人的马甲，泾川文汇只是其中一件，过去还有北海圣泰绿航俱乐部。

姚军今年52岁，神似三国中的张飞，怒发冲冠自带一股江湖气。“战胜国安不算什么，我还能创造更辉煌的未来”“我要建中国最好的俱乐部”，这些话总在不经意间脱口而出。

采访期间，他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，时时刻刻贴在耳朵边上。

不少人赶着来“提亲”，他们都在争取姚军能够尽快面谈合作。北海极驰成立两年来，都是他打给别人，求爷爷告奶奶化缘，头一回这么多人找上门来给钱，至少有三个地方希望和他合作。

坐在酒店楼下的茶馆里，姚军烟一根接着一根，目的地也一改再改，徘徊了三天，最后定了广西贺州。

为了参加中冠比赛，姚军和他的球队已经在外漂泊了半年。随行的大巴车上，常年携带着两台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。

除了收费不多的青训，球队没有任何造血能力，每一天俱乐部都在烧钱，俱乐部共有三支球队，一支球队比赛一天的成本就在2万元左右。

“我很想省钱，可是我又不想让他们看出来。”姚军想维护球员们的职业荣誉感，让他们不至于感觉落魄，但口袋里确实羞涩。

参加比赛的一线队球员们，不仅仅是职业球员，不少人曾效力于中超、中甲的豪门球队。从履历来看，北海极驰是他们效力过的级别最低的俱乐部。

相较之下，泾川文汇当地的球队只是一支业余队，从未参与过中冠比赛。按照泾川文汇俱乐部董事长吕斌武的说法，“泾川文汇足球俱乐部是当地足球爱好者、热血青年们组成的球队”，有在医院上班的，有在体校上班的，有在公安局上班的。

与北京国安比赛前，姚军在休息室布置战术。 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
这支球队是由吕斌武参与投资的。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，球队最开始的名字叫“744300俱乐部”，这是泾川的邮政编码，后来当地服装企业赞助，才改名叫“臻品足球俱乐部”。

文汇这个名字也是他起的，他开过一家文汇书店，又创办了文汇培训学校。2021年，双减以后不能补习了，“转型做了俱乐部，走体育路子”。

泾川足协主席王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“臻品就是王臻的臻”。他开过一家臻品体育用品公司。球队成立于1999年，那会他小学六年级，几个踢球的男孩在操场上放了一串鞭炮，宣布球队成立了，他说“这鞭炮还是我们凑钱买的”。

体校毕业后，王臻回到了泾川体育部门工作，儿时伙伴们又聚了起来。这支球队在平凉市也曾叱咤风云，蝉联过市足球比赛的三届冠军。泾川足协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《你们想知道的泾川足球》，有他小学六年级时的球队合影，也有代表泾川参加市级比赛的合影。

真正击败北京国安的是北海极驰，泾川文汇业余球员们是这场比赛的观众。这是两支完全独立的球队。泾川文汇董事长吕斌武对参赛球员也是知之甚少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“几乎没怎么接触过”。当问到对哪个球员的表现印象最为深刻时，他语塞了十几秒后说，“都挺好的”。

同是天涯沦落人

“我们已经开始调查了，到底是谁偷偷出去送外卖了，还被扣了120块钱。”出生于2001年的北海极驰球员周禹庭调侃道，他就是那个“传说中的保险销售员”。

球员们各自认领了一个职业，“赛丁是拉面馆老板，我是外卖小哥，他是卖羊肉串的”，球员们把网上业余球员的传言玩成了球队的“梗”。

这次战胜北京国安带来的热度，是他们动荡的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扬眉吐气的时刻。30岁的球员刘翼由于常年在基地训练，与妻子孩子一直分居。家里人不断催促着他退役，可他仍想拼一拼，“这一次家人终于不催着我退役了”。

马冬男的家人也兴奋得不得了，“我的妈妈从韩国都给我打电话来了，问我是不是赢了一个很厉害的比赛”。

翻开这些球员的履历，就是一部足球俱乐部消亡史。很多球员效力过的中超、中甲足球俱乐部都已经解散。

首发11个球员中，除了37岁的守门员崔桐辉是球队守门员兼教练员，还有1个19岁、3个30岁以上老队员，剩下7个都是23岁以下，这些球员主要来自四个地方——新疆、辽宁、江苏、山东。

过去三年，足球市场忽然冷寂，这些00后的球员们不愿意放弃足球，又找不到好的归宿，北海极驰成了他们蛰伏过冬的地方。

职业球员只有两个来源，一是校园足球，二是俱乐部的青训梯队。21岁的李加俊、22岁的周禹庭分别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南京邮政通信大学，刘建新是南京大学今年大四毕业生，踢进了对战北京国安的第二粒进球。

这些球员在校期间也会加入俱乐部踢比赛，李加俊、周禹庭、刘建新都曾效力于南京城市队，帮助球队从中冠到中甲实现三年三级跳。

20岁的李家伟、22岁的国洪涛则是俱乐部青训队出身。前者曾效力于中超江苏苏宁队，后者曾效力于中甲上海申鑫队。

李家伟留着一个西瓜头齐刘海，看起来像个乖巧的高中生，却是队里唯一拿过中超冠军的球员，曾经收入也属于国内顶尖。19岁的时候已经靠工资买下了人生第一套房。国洪涛也是上海申鑫重点培养的预备队员，有俱乐部曾为他开出2000万元的转会身价。

这两个天才少年的前途都在2020年戛然而止。江苏苏宁拿到中超冠军后就宣布解散，上海申鑫也在2020年突然倒闭。国洪涛在家躺了一年半，“体重长到160斤”。

李家伟去了正在蒸蒸日上的南京城市队，但收入断崖式下降，让他面临房贷断供风险，父母卖了一套房才帮他续上房贷。对战北京国安那场比赛，他看到了不少老朋友，曾经他们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。不同的是，苏宁没了，国安还在。

国洪涛找遍了中乙球队都没人要他，那是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，直到来了北海极驰，“如果这里也不要我，我可能就不踢了吧”。

一位年轻球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19岁在国外已经算是老将，但在国内，20岁可能还在预备队，真正能上一线队当主力的少之又少。这次对战北京国安，对方派出了大量替补队员，实际上也都是二十岁出头。

姚军说，二十岁是球员的一道坎，到了二十岁还没有踢出来就会放弃了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孩子放弃了童年玩耍的时间、自己的学业，刚成年职业生涯就结束了，对他们很不公平。

他说自己想办“中国最好的俱乐部”，不是说要冲级别拿冠军，而是把俱乐部变成一个“兵工厂”，“给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们再提供一次机会，针对他们的问题提供针对性的训练，帮助他们焕发职业第二春，类似于青年球员的足球体校”。

北海极驰是中冠球队中唯一一个有青训梯队的俱乐部。一般而言，中冠球队的目的都是冲乙，他们很少花钱培养梯队，而是直接买更高级别球员，快速出成绩。姚军说，他的足球理念就是要尊重足球规律，“给它一段时间，它就会给你惊喜”。

比起一线队，他更看重U19（under 19，19岁以下球员）的球队。这一次对战北京国安，开场4分钟打进关键进球的球员就是U19的主力小将杜泽鑫，他刚满19岁。

他认为国内球员之间能力差距不大，但是自律、勤奋以及拼劲不一样，“和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就说明了这个问题”。

内卷的中国足球

曾经球员是一个充满光环的身份，但随着市场的潮涨潮落，职业荣誉感也在逐渐褪色。

“就是足球民工。”北海极驰一些老球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这三年“越来越内卷”，原来踢中冠都是中乙退役球员，如今门槛已经提高到了中甲球员。一些中乙球队的工资甚至低到两三千一个月。

一位球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无球可踢那段时间，他甚至去当了按场次收费的临时工，主要是陪老板踢球。他回忆，广东一带的老板们会心血来潮组一场球局，“两个老板打赌比一场球赛，把我们请过去踢一场，给个两三千块钱，赢了还有赢球奖”。

为了取悦这些老板们，这些昔日的职业球员在场上还得想办法给老板们传球，“他们如果踢进一个球，那晚上的菜都不一样，就可以吃龙虾、鲍鱼”。

姚军记得，2005年前他在深圳踢球，走在街上都会有人找他合照，“我们吃饭从来不在大厅，必须进包间”。吃饭时，宾客们都会排着队来给他敬酒，“有一次饭局，有个女的没给我敬酒，我当时急了，问她你为啥不给我敬酒，对这种恭维已经特别习惯了，人家不恭维反而让我觉得很反常”。

2005年以后，中国足球转入低潮，姚军也和大家一样纷纷离开了这个行业，直到2012年，足球又热了起来，姚军又开始以教练员的身份回归了球场。如今潮水再一次退去，有人在等涨潮，而有人已经放弃了。

30岁的刘翼是队里的一个传奇，他从小跟着爸爸练球，2005年是中国职业足球的第一个低潮期，他放弃了足球去澳大利亚留学。到了2013年，中国足球又热了起来，他放弃了国外的身份回到了中国，以20岁的高龄重新开始踢球，先后效力于中甲青岛海牛、青岛鲲鹏、青岛红狮、武汉江城。

如今30岁了，他还没有放弃，“C罗踢到什么时候，我就踢到什么时候”。

22岁的国洪涛是少见公开的躺平派，“往更高联赛拼的想法已经没有了”。他踢球时，有种难以模仿的松弛，同时还具备一种让对手愤怒的能力，“哪怕冒着犯规的风险，也不惜要打他”。一位队员评价说，比如他爱带球穿裆，“这是一种球场上羞辱对手的做法”。

这次开场四分钟，国洪涛就发挥了自己的优势，禁区前造成对方犯规，为球队争取了一颗任意球。

姚军对他是又恨又爱，在他身上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，“很浮躁，不愿意努力，或者不愿意显得自己那么努力，希望身边的人都觉得他不是靠努力而是靠天赋”。

国洪涛还曾经因为赛前喝酒打架被上海申鑫公开通报，甚至有球迷开赛前用上海话对他喊，“洪涛，晚上少喝点老酒”。

尽管他问题很多，可是有时候又不能不用他。不可否认的是，杜泽鑫罚进这粒任意球，激发了整个队伍的斗志。

对战北京国安前一晚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明天可以拿下这场比赛，一位球员回忆说当时心里就一个声音，“完了”。当时，大家共同的目标只是不要输得太难看，最终获胜超出了每一个人的预料。

11月20日，球队举办了庆功宴，球员们坐了三桌，一桌讲维语，一桌讲朝鲜语，剩下一桌说普通话。马冬男从南到北效力过多个球队，印象中这样的多民族的球队并不多，“每个队基本上会以某个地区的人为主，可这里每个地方的人数都差不多势均力敌”。

整场庆功宴全场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疏离感，球员们彼此之间也很少串桌，可是整个场面又维持着热络。这种疏离感正是足球比赛的大忌。一位球员感叹说，“这次战胜北京国安是建队以来踢得最像一支队伍的比赛”。

11月30日，他们在广西贺州待了一周后又回到了北海，备战下一轮与济南兴洲的比赛，对方是中乙目前一支没有败绩的队伍，实力远在他们之上。

南方周末记者 罗欢欢